

荒山古墓

雨加



荒山古墓

雨加

著



荒 山 古 墓

雨 加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01千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6500册 定价：1.95元

ISBN 7-5014-0116-7/D·61

目 录

纨绔子弟	(1)
日本房里的遗案	(76)
荒山古墓	(176)

纨绔子弟

一 追查裸体照

大队长进屋时，刘成林正对着电话训人：“……我看你不是对冒险着了迷，就是想死得浪漫些。哼哼，忘得好快呀！在侦破辽墓被盗案时被埋在地底下的是谁？象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挂在南郊废水塔上的又是谁？……”

大队长听他在训徐勃，不由得苦笑一下。从某种角度讲徐勃是刘成林的师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出现了“子大父难为，徒大师难当”的局面了。成林啪嗒一声撂下电话，但挠挠头又把耳机抓起来。

“够了！”大队长装作愠怒的样子，“在这个小天地里只有我可以训人，要是需要别人帮忙，我会找你的。现在有个小任务，做起来可能很安全。通知徐勃、韩超、杨帆、刘松梅，还有你一个，马上到我屋去，刘副局长正等着。”

一瞧这个阵势，成林眨眨眼：“案子一定不小！”

大队长摇摇头：“但刘副局长坚持让我把老底都端出来，速战速决！”

“那么别的案子呢？我是说人抽出来以后怎么办？”

“刚跟徐勃吵完，又来干涉我的事，你不觉得精力有限而树敌过多吗？”大队长转身出去了。

刘副局长快五十岁了，气度雍容，脸上总挂着一丝动人的微笑。他指间夹着烟坐在大队长对面的沙发里，对进来的

每个侦察员都点头致意，并拍拍身边的空地方，欢迎他们挨自己坐下。大家都客气地坐在别的地方。刘松梅是最后进来的，已没地方了，只好挨他坐下。

“都到齐了。”大队长对副局长说。

副局长坐直了身子：“你当他们讲讲吧。”

大队长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套彩色裸体照片，草草地向大家展示一下，便拢到一起，说道：“不用说，自然明白，我们的任务就是尽快地把照片的制作者揪出来！目前，这种照片我们已经搜集到三套了。第一套是半个月前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春玲同志在她儿子的枕头底下发现的。她儿子叫熊辉。经追问，说是在汽车站西胡同买的，花五十多元。李副部长把儿子领到刘副局长家，说明了情况，交出了照片。刘副局长立即给湖东分局挂电话，让他们组织力量查清。半个月过去了，不仅没有结果，反而又发现两套同样的裸体照片。这两套是在铝制管厂单身宿舍查出来的。他们也都说是在车站一带买到的。卖照片的是个男的，三十岁左右，身材矮胖，皮肤黝黑，腆着个肚子，衣服穿得很肋仄，也很窝囊。他的手段是先物色好买主，然后主动上前借火点烟、攀谈，谈到投机时，便问：‘买裸体照片不？彩色的，每套二十张。’最后把好奇者领到隐蔽处，先看货后交钱。由此可见，流传在青年手中的裸体照片就不是两套三套了！”

副局长接着说道：“本来这件事交给分局治安科去追查就行了，问题是市委宣传部发了简报，几位书记看了都很重视……这可不是小题大做，设想一下，要是许多青年的枕头底下都压着一套裸体照片，将会出现什么局面？”

说到这里，他停住了，想观察一下反应。默不做声的侦察

员们都露出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态。这使他很恼火，但又不好发脾气。因为不仅是他们，就连大队长也觉得这样兴师动众有些过分，虽然服从了他，但方才的开场白明显地缺乏一个组织者和鼓动者应有的热情。于是，他拿出一张能制服他们的王牌：“你们刑警大队已经是连续三年的先进集体了，二十天内要不把案子给我破了，今年一百多人的希望就将因为你们几个人的消极怠工而落空！”

临走之前，他抬起胳膊在徐勃等人面前画个圈说：“案子就由你们这些人搞，雷打不动。”随即转向大队长，“就不要再指派什么专案组长了，你要亲自指挥这个案子！”

大队长送副局长出去了，徐勃等五人把那三套照片拿过来，大致看看，直到大队长回来，才抬起头等他训话。大队长在椅子上坐下来，把两个拳头摆在桌子上，没好气地问：“怎么都不吭声？”

过了一会，刘松梅说道：“二十天的期限，差不多吧，不管怎么说，先进已经保持三年了，不能叫大伙骂我们。”

韩超说道：“我看有十天就足够了。只是有一点我不明白，这件事与我当法医的有什么关系？难道让我解剖照片上的人吗？”

“委屈几天吧！”大队长说，“你的话和你们几个人要说的话，都属于这二十天期限内的一种不合理的时间损耗！我现在要求你们把各种无端的推测、判断、烦恼和忧虑都一股脑地抛开，聚精会神地把案子破了。先看看照片，研究一下从哪儿下手吧！”

大家这才仔细地研究这三套照片，徐勃首先吃了一惊，

又逐片看了看说道：“呀，这不仅仅是个贩卖淫书淫画的问题，看来还真是一起大案呢！这套裸体照系统地反映了一个流氓团伙蹂躏、奸污两个少女的过程，令人发指。这两个女孩子都在十七、八岁左右，长得很美，看来是经过精心物色的。她们在相机前没有象女流氓那样恬不知耻地恹恹作态，而是恐惧、绝望，一副恨不得抓破自己的脸、钻进地缝里去的神情。一句话，这是两个受害者。两个受害者有照片在，找到了自然可以确认；那两个裸体男人，在几个镜头中都没有露出正面，但找到了嫌疑人也不难确认。因为其中的一人，在右肩胛骨的下缘有一大两小三个痞子。至于现场的特征就更明显了：照片中暴露了衣柜、沙发、床和床单的款式、花纹和色调，而床沿上的木花纹和木疖子还可以做为特定特征进行鉴定。”

“给的条件好极了！”韩超说，“只怕是被害人、现场和犯罪分子都在外市！”

刘松梅和杨帆都是摄影方面的内行，他们的思路都深入到摄影技术方面去了。

“我真不明白，什么样的人具有这样的条件呢？”松梅说道，“屋里打着三盏三百度以上的灯，而且用的是从美国进口的柯达相纸。比较三套照片，每个相同的镜头、画面、色调完全一致，说明用的是进口的彩色扩印机。洗印彩色照片达到自动化水平的，我们市连画报社、科研单位在内，也不超过七家。另外每年进口的柯达相纸都是有数的，到照相器材商店一查，哪家买了多少就知道了。如果他们偷着印这类东西，一看帐没有不露马脚的。”

“也有通过外贸口和广交会买的，”杨帆补充说，“但

这也是几分钟就能查清的事。难道事情真会这么简单？”

成林也被照片吸引进去了，说道：“这些照片有的是白天拍的，有的是夜间拍的。有一张暴露出窗帘的一角，有透光的现象，是白天拍的。那张施行兽欲的照片没挂窗帘，是夜里拍的。那个男人的手表好象指在三点二十的位置上……”

大家拿过成林所指的照片，仔细识别。大队长问道：“你的意思是说这两个女孩起码有一天一夜没回家？”

“是的，我想姑娘们的父母一定到处找过。”

大队长很满意。大家发言简短，互不重复，全都说在了点子上。刑警队里有了这股精华力量，他不怕打任何硬仗。当他逐个看他们时，脸却绷得更紧了：“就研究到这吧，你们的看法我全都同意。散会后兵分三路：杨帆和成林一伙，以火车站一带为活动基点，设法抓住那个贩卖裸体相的，然后顺蔓摸瓜，向纵深发展。徐勃和韩超负责查找两个被害人。松梅单独行动，专门在自动扩印和柯达相纸上下功夫。我觉得你们是用不着我操心的，我还得指挥那几个案子去。一般的事，你们碰个头就可以了，拿不定主意的……这个，每天晚饭后，你们可以在这屋找到我！”

二 扎卡的踪迹

为了寻找那个卖裸体照片的家伙，成林和杨帆打扮成两个青年工人的样子，吊儿郎当地晃进了车站广场。大队长所以把这项工作交给他们俩，是因为他们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在这一带抓流氓、缙窃，对这套业务很熟。当时他们才十七、八岁，那时候养成的机灵、幽默和散漫、邈邈的性格，至今

还保留着。机灵爱卖弄小聪明，幽默则容易出语伤人，至于邈邈和散漫就更惹人烦了。在讨论他们入党时，这些缺点曾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后来多亏大队长说了话：“算了罢，我看没缺点的人，往往优点也很少！”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现在他们又回到车站，捡起了老本行，真有一种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故乡的感觉。

火车站和汽车站隔街相望，迎宾饭店、百货大楼和百鸟公园等也都在附近，因此广场一带的人熙熙攘攘：上车的、下车的，买东西的、看电影的、闲逛的，自然还有警察和小偷。他们在车站附近逛了一个小时，一共发现四个身材矮胖、皮肤黝黑、腆着肚子、肋肋臃臃、窝窝囊囊的人在这一带转游。

天黑下来了。杨帆站在巨大的火车客运时间表下琢磨一会儿，转身对成林说：“有兴趣陪我逛逛公园吗？”

“跟你逛公园有什么意思？”成林掏出烟来，给杨帆一支，自己叼一支。

杨帆等他掏出打火机把烟点着，说道：“再过一个半小时，往各方面开的火车都过去了，到那时，现有的目标中如有等车或接站的就已经走了。”

“对，我们也他妈的逛逛公园去。现在美滋滋地腆着大肚子的人太多了，鱼目混珠！”

百鸟公园的面积不大，由于所处的位置好，园林处拨出一笔钱对它进行了修缮。开放前，报纸还特地刊登一篇通讯报道，说莲花池焕然一新，棋盘亭古朴典雅，园中园令人流连忘返，等等。其实到里面一看，本来是具有古典风格的百鸟公园到处都被涂得五红大绿，很象一个老太婆擦了脂粉，穿上了超短裙，让人看了感到极不舒服。

“照这样修法，故宫里可以修上电梯了！”

“其实有些东西只有破破烂烂的看起来才够味儿……”

正说着，从前面打打闹闹地走过来三个青年。其中一个女的有二十多岁，长得很妖媚。她走在前头，扭扭作态地撩着两个男的。那两个男的看着样子都有三十多岁了，全是业余华侨打扮。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脊梁骨不直，四肢总象跳摇摆舞那样颤颤达达的，一边走一边无所顾忌地触摸那个姑娘。当他们的脸被看清以后，杨帆一把把成林拽到树影里：“刘勇，刘副局长的儿子！”

“哪一个？”成林问。

“那个稍高些的，孩子都三岁了！”

说话间，他们已经把一位练健身气功的老太太围上了。刘勇一本正经地对另一个长发盖过耳朵的男青年说道：“熊辉同志，向您介绍一下，眼前做表演的就是我常跟您提起的得意门徒，我准备让她参加下届奥林匹克健美体操赛！”

话音一落，那个姑娘笑得弯了腰。老人白了他们一眼，气愤地走开了。被称作熊辉的马上追上老人问道：“漂亮的姑娘，您上哪儿去？”

“哈哈！”那个女的刚刚直起腰来，又笑得弯了下去。

成林和杨帆一直在暗中跟着，直到那位老人安全地离开了，他俩才向公园的深处走去。已经快到九点钟了，公园边缘幽静的小路上已经看不到人了，但看得见灌木丛里颤动，听得见窃窃私语和偶尔传出的吃吃笑声。

还没有磨蹭到预定的时间，他们已经走到了公园的东门。正在犹豫是否出去时，发现门灯下围着一堆人，中间蹲

着个胖子，正在卖歌片。这个人的形象同卖裸体照片人的形象比较起来是最接近的，因此，他们不由得停住脚，互相递个眼神。胖子并不象其他卖小玩艺的那样耍嘴皮子，而是冷漠地望着眼前的人，好象是不欢迎这些人买似的。围着他的人多半是些过路的姑娘，有的站着看，有的摸一把，有的翻来翻去，但最终都走了。他见没人了，忙把摆在地上的一沓沓的歌片拢起来，装进兜子里，向车站广场走去。

杨帆和成林远远地坠在他的后面，发现他总是毫无目标却又不脚地停在人群中钻来钻去，钻了很久，才在候车室门前的台阶上坐了下来，象是今生今世再也不想动地方了。

杨帆说道：“需要找人辨认一下。”

成林用右手食指挠挠嘴巴：“我们过去在这一带的耳目很多，今晚怎么一个没碰见？你盯着他，我去找找看。”

“等等！”成林刚一转身，杨帆说道，“我想起来了，红旗旅店的老王头退休后在烧麦铺补差，白天没事，夜里打更，找他去，准在。”

老王头是这一带的地理仙，成林也认识他，所以直朝烧麦铺奔去。老远就见他在烧麦铺门前的一条长凳上坐着，手里端着掉了漆的搪瓷缸，边吹边喝。十多年没见了，他的腰已经弯了，胡子眉毛白得跟狐仙差不多。老王头当过三十多年的店簿登记员。由于职业的关系，练就一副好眼力，来往人从他眼前一过，便知是干什么的。由于他长期帮助公安局工作，几乎认识所有的刑警队员，自然对常在车站一带活动的闲乱杂人都心中有数。

“还活着？”成林凑近他，打趣地问道。

“啊？啊！”他移动一下屁股，给成林让块地方。但成

林没有坐，蹲在他的面前。他又吹吹浮在上面的茶叶末，喝一口说道：“已经有几次象是没气了，孩子们哭得一塌糊涂，可是老没兑现，恐怕今后真的死了，也没人信了。”

“还能走吗？”成林问。

“没问题。”

“快，跟我来！”

老王头放下茶缸，紧跟在成林的后面向广场里走去。他虽说还能走，但小腿和脚掌已经没登劲了，全靠两条大腿做轴往前蹭。快走到胖子跟前时，成林转过身来问道：“认识坐在我身后台阶上那个胖子吗？”

“名字不知道，外号叫扎卡，前几年一直在饭店捡盘底吃，瘦得象条狗。不过，现在看肉头挺足，说不定是发迹了……”

“照你看他在干什么行当？”

老王头捻捻白胡子尖：“他每天都在这转游，好象在卖什么私货，或者成了什么帮伙伸到车站的触角。”

老王头又步履蹒跚地走了。

“怎么样？要不要把铝制管厂那两个家伙找来辨认一下？”杨帆问道。

“算了，直接买吧。如果他是那个人，就一定有那种货色。”

这时广场上已经没多少人了。扎卡向公共厕所走去，在臭味很浓的一个墙角蹲下，又把那些歌片摆了出来。见此情景，杨帆和成林嬉皮笑脸地向他走去，钻进厕所浇泡尿后，成林先出来了，蹲在扎卡面前，心不在焉地翻着歌片。不一会儿，杨帆也出来了，边系着裤扣，边踢成林一脚：“蹲在这干啥？走啊！”

“等等！”

“你他妈象我似的，会唱怎的？”

但说着也蹲下去翻起来。扎卡见他们主要是对一些胸脯露在外面的歌星感兴趣，便猥琐地一笑，拿出一套女运动员的健美体操照放在他们面前，指着一个穿白色纱衣的说：

“隐隐约约地都能看出来，象是馒头上插个枣！”

杨帆拿起那张黑白照片看了看，就交给成林了。成林看看问道：“多少钱？”

“一元五一套。”

成林用手指在扎卡鼻子前捻个响，加重了语气：“多少钱？”

杨帆嗤一下鼻子：“哥们把活人领到宿舍里才花五元钱。”说着便站起来。

扎卡见他们要走，象魔术师似的，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一张彩色裸体照片：“看看这张！”

这正是他们见过的那套裸体照片中的一张。他俩接到手，你看看，我看看，同时仓惶四顾。

“多少钱一张？”成林问道。

“人家成套卖，每套二十张。”

“不是你的？”

扎卡点点头。他们当然不信这套，但却装作相信。

“一套多少钱？”

“恐怕得五十元。”

“还能贱点吗？”

扎卡露出一副冷漠神态，摇摇头。

杨帆拽了成林一把：“有五十元找个活的看都够了！”

成林的脚象在地上扎了根一样不动：“可是你想过没有，”他扬着脖子对杨帆说：“要是多买几套卖出去，不就干赚两套吗？”

“主意倒不赖，钱呢？”

“先用那笔买录音机的钱……”

杨帆装作犹豫一会儿，又蹲了下去：“定一下吧，在哪交货？”

“你们能买多少套？”扎卡的眼睛象玻璃球一样固定在脸上。

“能买十套。如果少算点就买二十套！”

扎卡舔着上唇的胡子，又把眼前的人逐个琢磨一番，终于下了决心：“明晚七点，在公园罗钢桥底下见，价钱现讲，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七点不行，赶不到这儿。”

“九点怎样？”

“九点？行！”

成林和杨帆匆匆离开以后，又绕了回来，躲在对面马路一盏路灯的阴影里盯着扎卡。为了防止他在关键时刻溜掉，他们要事先知道他的老窝在哪，接着便查他的接触人。很明显，这种照片决不是扎卡这类地赖子搞出来的。

过了一会儿，扎卡又把摆在地面上的歌片收起来，装进旅行兜里，游游逛逛地向北大街走去，对身后坠着的两个人一点也没察觉。到了山泉浴池，他顺着东面的小胡同拐了进去。成林怕他在杂乱无章的小房中消失，赶忙追上去，装作小便盯着他。他原来就住在浴池大烟囱的旁边。从外面看，是一间阴暗潮湿的小房，窗外用板皮夹个小院。当他开

亮灯时，成林急忙离开了。他正想同在胡同口观望的杨帆说话，“嘀——”一辆上海牌轿车从他们中间钻了进去，停在扎卡的小房前。司机又鸣鸣笛，扎卡慌忙跑了出来，将头探进车门里，不知说了些什么。当小轿车掉头开出来时，他们自然不会忘了看看车牌号，但那辆车的前后牌子都被有意地糊上些大泥点子，号码变得一塌糊涂。

有资格坐轿车的人跟“臭地赖子”接触，本来已很蹊跷，再加上把车牌子糊了泥，就更增加了这件事的神秘色彩。

三 柯达相纸丢失

刘松梅三十五岁了，但看起来要年轻得多。她面色白皙，两条弯眉下一对清澈的大眼睛总是处在凝神静思、含而不露的状态。她跟韩超结婚后，曾干了几年现场拍照工作，后来因为队里缺少成熟的女侦察员，她才把孩子送到农村姥姥家去，又拣起了老本行。

松梅参加过彩色扩印培训班，市内几家搞彩色扩印的业务骨干，都是她的师兄弟。她先闭上眼睛把这几位熟人的举止行为都回顾了一遍，觉得其中有两个虽然流气些，总还不至于堕落到印洗裸体照片卖的程度。但她也明白，人不是只有正反两面的硬币，而是个多面体。一个人的言行要从各个角度去观察。她的逻辑是这样的：只要那些“产品”出在本市，他们中的某个人就极有可能参与了这件事。所以她不能想当然，工作必须极端认真细致。

首先她否了美容、群众两个照相馆。因为这两家相纸都

有账，精确到印废一大张都能查出来的程度。而且他们的扩印机只在夜深以后闲几个小时，根本无法被利用搞那些见不得人的裸体照片。艺术馆的柯达相纸只用了半盒，所印出来的各区业余剧团的演出照，至今还在外面画廊里摆着。画报社的柯达相纸还原封不动地在冰箱里放着，他们非要摸索出一套用国产彩色相纸印出好照片的经验不可。松梅在调查过程中又发现有四个单位通过广交会进口了成套的彩色扩印设备。花几十万元进口这些东西并非出于必要，而是由于有钱和有权。所以设备和相纸进来以后，有的至今还在仓库里放着，有的给领导们洗出几张彩照以后就放下了，待到松梅去查看时，机器上的尘土足有硬币厚，长期放在温暖潮湿地方的相纸已经发了霉。就这样，这四个单位也都被否掉了。

就在松梅临近绝望时，无意中竟得到了一条线索：

大玲子和守春为什么还没结婚？

大玲子是群众照相馆的开票员，松梅发现她总是忧郁不欢，便向一个付相的姑娘随便问了一句。那个姑娘的腰很细，脸上抹得跟京剧里的花旦差不多。听到松梅的问话后，她撇撇嘴说道：“他们？哼，吹喽！”

“是吗？怨谁呢？”

“怨大玲子呗。她坐地就不该往高枝上攀。该！你是公安局的，可你不一定知道，有些大干部的孩子最能乱爱，而且每次都能利用新的姑娘帮助自己把旧的忘得一点不剩！你不信吗？狠着呢！李守春刚刚调到2563研究所，就换了一个。她叫爱爱——听这名字吧！大玲子见事不好，就想竭力保住肚子里的孩子，死活不肯做人工流产。结果在半个月以前被李守春打昏了，等她醒过来时肚子已经瘪了！”